

野

語

野語四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逸目次

譚年

花面僧

巫鴈

雷碾

陳海虹

矮奴

李公奴

楚生

賭餌

五袴之歌

濠俗

野語四

語逸

譚生

譚生逸其名或曰米公蘭陵故家子幼穎異而孤母  
韓撫之家足自給其舅韓甲弗若也時假貸於姊愛  
甥甚至其妻韓媪尤愛憐之韓女靜婉頗媚好與生  
童穉無嫌親愛甚至甲夫婦有姪其從姑意招生至  
家與其子濟同塾濟頑而生穎師每揚生而抑濟濟  
心忌之無何生母病篤邀甲夫婦至其室託以藐孤

且訂姻盟舉所有貲付甲曰此子材惟汝德不材亦  
惟汝怨甲涕泣而諾之未幾生母卒齡孀孤露惟舅  
是賴甲爲之治喪旣殯乃攜甥以歸念其子有心計  
而弗善讀甥尙稚成就非易遂不復延師以譚氏貲  
設一小肆俾甥若子習貿其間生勤苦不懈舉無遺  
策數年齒漸長業日以昌然有利則濟掠其美有過  
必諉之於生蓋甲陰有乾沒意濟與所善盧氏子復  
浸潤之相待苛細生弗能堪然引嫌不時至內室甲  
他出媪因事召生始以所苦泣告媪媪雖曲爲排解

窺夫與子之隱心弗善也女聞之憤告母曰譚兄非  
長貧賤者何局促曠下爲生會意乃訂約請去不別  
舅而行先是隣有州同盧乙以貲雄於鄉恣睢不法  
豔女美納交於甲知女與生有婚約思中傷之恆媒  
孽其短且炫已長甲心移已久故生之去置不問至  
是盧探生耗無所得微示濟以慕女意濟羨其豪富  
欲爲繫援慨任之逾年忽造蜚語傳生死媼母女悲  
痛欲絕尋以所傳凶耗言人人殊女不能無疑屬媼  
密瞞之則塞修方爲盧氏求婚甲不待辭畢慨然許

諾秘不以告媪媪將詰之女不可曰盧氏子無良激之必生他變且譚兄約必不爽如其爽也兒亦有以自處矣遂止會盧訟繫久不遑議娶忽一日生輕舟達韓所衣裝頗飭甲父子陽若歡慰情殊不洽亦不詰所棲託繼見媪則涕泗交頤不能出一語生勉慰之次早卽治具掃先壟且探媪姑數日未返甲與濟謀曰初意彼作溝中瘠今復來將奈何濟曰妹已字盧欲悔則勢有不敵欲嫁則奩贈無出今譚裝贖小裕不如鳩譚死沒其貲備奩有餘是一舉兩得也甲

頷之姑以語嘗媪媪曰若姊彌留時舉所有畀若以  
藐孤託若將望若卵翼之乎抑望若魚肉之乎不特  
此也甥雖宗戚寥寥卽其親姑媪而悍能秘不使聞  
乎抑彼能默默乎甲曰奈女已別字何媪曰惟責其  
不別而去告以別字償其貲俾另聘事猶可解甲初  
猶忍受聞償貲一語正中所忌遂相勃谿濟亟勸父  
出密告曰事未行先反目彼聞之是教之備也盍設  
宴相歛置鴆於酒而斃之母見人死不能復生卽惟  
父所爲矣甲許諾遂借出市物媪竊聽得其詳俟生

歸泣述前事並以密謀告促使遁生驚怖失措踉蹌欲行女趨出牽生裾泣曰兄去我安歸願先死以明不二媪窘甚乃曰速趣裝女亦從甥去耳於是買舟偕遁入夜甲返始知謀乘夜刦諸途濟曰孤男室女不能遠適此去必投其姑所父子遂懷刃追之稔生姑素悍中途相戒毋孟浪抵門伏聽喃喃有聲以爲生女在是矣急扣門門啓而入則惟生姑一人問生女所在姑茫然不知內外搜索一無踪影惟米柜鍵鎖甚固欲啓之姑曰吾養老金悉在是若啓柜吾卽



以盜刳鳴四鄰濟聞柜有金頓萌貪念乃出刃擬姑  
面曰鳴卽殺汝姑戰慄不復聲遂與甲舁柜而去以  
爲縱不得人必且得金疾馳抵家啓其鍵果一人在  
焉視之乃僧已自經死矣父子駭絕不知所爲計返  
之棄之皆不便乃以所備壽棺斂之揚言女急病死  
爲位而哭且訃盧俟首七延僧齋薦而殯藉拵女遁  
之跡盧微聞女事意棺必無屍屆期預伏羽黨於外  
自往弔奠告甲曰令媛猝死無左驗吾甘承開棺罪  
將啓視之方爭辯間羽黨擁而入斧鑿交下剝然棺

啓則光頭屍也修齋僧隨衆視屍認係其當家僧某  
逸去已八日矣僧以謀殺告官盧復以殺姦匿女告  
官驗僧屍死于勒而端委無由得竟械甲父子酷掠  
之稍吐鼻柜得屍始末亟拘譚姑對簿已不知所之  
不得已以疑獄讞甲父子囚繫待質久之濟瘼斃甲  
尋以老疾保釋其家自遭訟後貲產蕩然其媼雖有  
人迎去亦不知所往甲困厄以終盧尋以他罪遣戍  
道出秦中某邑令點驗鎖鑰鬆細杖之百易巨鐐而  
行仰觀堂上邑宰則當日韓肆之譚生也初譚之出

肆惻惻無所適姑附載達維揚資斧已竭遇父執某  
憫其窮薦與所善譚翁翁故西商不善治生業日落  
得生佐之樸勤從事商業復振由是委任益專翁無  
子詢生家世本遠族遂養爲子將聘婦生以已聘對  
因治任返里就婚旣抵韓情文不屬不復述所遇其  
載女行也先詣姑所訴顛末且請與偕姑度韓必追  
亟令解維待於三里外生甫去而所私之僧適至纔  
數語忽扣門甚急倉猝藏僧于柜迨韓舁柜去知私  
事發卽馳登生舟相將渡江後事不復聞問女旣于

野語四

歸頗得翁姑歡心未幾譚翁以生名捐輸議敘州佐分陝權縣事適盧程遞過其地小懲之以洩忿遣人訪韓迎媪歸女始知父坐繫密爲營求得解後生考滿終養歸不復出女生二子一歸宗一爲翁後云

語曰人之無良乃有如韓者乎所利幾何視藐孤若深讐視糞壤若泰山何其忍且謬哉然使韓以常情遇生不過一市井小夫已耳安所得非常奇遇席豐處厚乎則其善之也謂之愛之也亦宜

花面僧

花面僧者吳人故梨園丑色嘗投甌江名班班尙藝  
械用鍊其船偶泊湖渚地甚曠惟與一客船隣夜半  
客船遇盜呼救其班內生色藝最高提馬義躍而過  
同班從之與羣盜鬪盜寡而班衆勢不敵盜皆負傷  
一盜被义垂斃他盜負之遁惟馬义爲盜擄去咸不  
爲意久之在鄉鎮演劇有三人聘演社戲五晝夜價  
倍于常以百金爲定班主以僻遠難之其二人先歸  
留一人引路如期而往乃瀕海一小村落居民數十  
家茅茨星散無市集惟木橋通出入臺設社廟前廟

野語四

小且荒陋不能容班衆或二或三分寓各家晝夜登臺演至第五日俟晚劇畢行告歸矣夜未半花面與花旦二人已無正戲歸寓將寢其家男婦皆未返惟一女郎頗丰韻見之不避二人者一美姿首一善調笑託故與語挑以游詞女若不知無怒容二人逡巡入其室將狎之女忽正色曰死在瞬息尙相戲耶二人駭然詰之則曰某年月日船宿湖渚有諸曰有隣船遇盜班衆赴救有諸曰有義傷一盜有諸亦曰有問班失何物乃曰惟失一义女曰若輩之命皆喪於

是义也二人驚疑不解所謂女曰此閒居人皆巨盜  
無一良民吾漁人女亦被劫來偷生此閒父母皆不  
知無由出樊籠習聞諸盜述湖渚行劫遭戲班义死  
一人獲其錢义上有班名徧訪是班率演于城市無  
可復讐乃重餌誘之來臺下預儲硫磺焰硝俟戲將  
畢卽擲火必全班灰燼卽逸去橋已抽斷不令獨生  
吾欲縱若二人冀傳語老父故不避瓜李嫌耳遂引  
上高處望臺下則人挾一炬矣二人泣跪求計女曰  
北行橋斷處是往來大河惟鳧水可渡傍岸東行三

十里有漁寮內老叟眇一目者是吾父囑擢小船來  
夜釣橋畔吾可乘閒登船歸矣但縱若去盜必致詰  
昨觀千里駒劇可效之將吾細縛于室卽不疑吾縱  
矣二人如教縛之而逸抵大河畔橋果斷乃謀曰鳧  
水非所長縱溺死亦勝於烈燄正遑遑閒望見大艦  
揚帆來乃撲水呼救其船落帆拯之達於彼岸而去  
二人乘夜東行天方曙果遇眇漁具以告眇漁曰此  
蔡牽黨羽翼衆多不可搜吾得聞載女歸亦他徙矣  
飯以脫粟而別二人丐於道遇官僕某與旦有素攜



且去解衣衣之薦於其主遂大任用花面亦賴其周恤且後送其主北返所乘官舫舟子有眷屬卽眇漁也詢之云羣盜因李帥勦捕急遁入海惟女與龔媪在巢伊托賣魚訪之見其女暗約乘夜登船而逸女行時攬有盜貲遂挈家順流下舍舟至浙西別購內河巨舫操舟爲業虎口餘生重逢話舊父女喜甚卽招且爲贅婿焉花面自遭難後厭棄故業投苕上爲僧庚寅秋余與遇雖髣髴披緇而詎諧有故態歷歷自述如此

極惡

余道經錫之石觀音堂舟子言其地有農氓自幼締  
姻隣村無何父母相繼逝世遺一妹力耕撫之無餘蓄  
以故弱冠未娶道光初元妹年十五矣謂兄曰中饋  
無人宜早爲計農曰如羔雁未具何妹曰妹質於人  
爲婢廉其直已足辦此農不可則又曰承先大事質  
妹小過且得貲易贖庸何傷農乃無言會納租於田  
主田主託以覓婢農曰買婢絕少如典質卽身妹其  
可問價止求二十金惟不論年限價到卽贖田主知

農慙議遂定約期送妹得金以歸備禮娶婦障紗旣  
啟初與新婦交語婦方坐帳中因室無他人問曰小  
姑安在農慙沮無以答婦疑更頻詰之以實告婦曰  
質妹以娶妻親串不以郎齒數烏乎可幸價止二十  
猶可爲計箱有紡績貲十餘金加之釵飾足以贖之  
亟取以付農令速往贖歸以掩典質之跡農匆匆攜  
貲去告田主曰質妹本以娶婦今新婦耻其事出所  
有願贖第爲時未久遽請贖無以對主人主曰汝婦  
賢若此吾靳贖是不仁矣乃收金返券以夜深女行

路不傾留農宿次早遣歸主家有比隣某甲素無行  
論婦姿貌聞農述其事知其室無他人而婦與新郎  
不相習可冒之乘夜往扣門入婦果不能辨第詰贖  
小姑事何若甲僞曰金小不足明日須再攜衣物去  
可矣婦知事垂成遂相安共寢黎明甲索衣裙數事  
負之去日午農偕妹歸婦見農衣履狀貌與夜來者  
迥別農更道田主盛德慨諾并留宿狀婦訝然知爲  
匪人所誑慘戚無言托故掩其戶良久兄妹呼之不  
應排闥入已雉經死百方解救已無及咸傷痛惋惜

而不解其故農赴市購棺忽天地晦冥移時開霽喧傳橋畔武廟前跪一無頭人手握衣包農隨衆往觀他人取包不釋農到包遂落視之則其新婦衣也覓其頭在周將軍神像前識爲田主隣人神力儼然有血漬遂攜衣歸其婦已甦猶不能言惟泣然流涕不願生問其妹曰吾一人守屍天忽陰暗正駭懼間異香撲鼻嫂屍忽作一嚏眇之目微動喉際有聲矣母家戚里共來省視慰之曰若心跡天神昭鑒必有後福毋自苦也農與妹尤敬憐之防視無閒得不死

語曰神示顯應記載恆有乃至刀截其頭母乃傳者  
之妄然余閱袁簡齋新齊諧內有莆田冤獄一則福  
泉二府在城隍廟審訊仍照原擬定罪牽犯出廟忽  
兩泥卓隸移前以兩挺夾义人不能過于是重鞠冤  
遂白夫神能揅就戮之冤囚何難決貪淫之巨惡蓋  
非常之寃始有非常之應神若曰不如是不足以警  
愚頑常如是轉無以彰國憲此所以世不多見也歟

雷殛

同里吳刺史敬任高郵道光庚寅夏有籤發候補守

攜眷赴粵船出州境抵湖畔風雨猝至雷電交作守  
出艙急呼停泊忽疾雷一聲其妻跪中艙被擊死僕  
婦趨出鳴告守在船頭木立不動眎之亦震死矣船  
戶赴州呈報刺史往驗鞫其家屬老僕曰主人在都  
當差無甚過犯以捐升知府相隨服役至此不知其  
他正窮詰問其家遺急足追至言守母于旬日前投  
繯死僕始吐實云主母事姑不以禮食以草具而自  
奉豐腆稍不如意詬誶隨之太夫人仁弱啜泣而已  
主人畏外家強盛不之禁追緝發粵東太夫人欲隨

任就養主母不許陰令主人先出不告而行太夫人  
想由不得隨任憤鬱捐生云

陳海虹

陳海虹不詳其里貫挈眷客津門與士大夫游倜儻  
任俠腹笥淹洽名下士洎貴公子咸樂與之交無貴  
賤稱爲陳先生禮以上賓花天酒地譚藝聯吟座中  
無海虹不樂也儻居蕭曠花木盈圍精廬數楹尊彝  
充牣房櫳畜畫眉甚多暇日無他嗜好時與人鬪烏  
爲戲當道耳其名間與往還吐詞爾雅語不及私當



道尤器敬之其妻姱容皓齒若不勝衣而舉止安閒無顧影羞縮態諸紳眷屬爭慕其名香輿迎候殆無虛日津地有九河七十二沽夙稱殷庶是時城鄉盜竊頻聞而陳妻所過之家其夜必遭胠篋人以為適然耳邑令檄捕者偵緝杳無端緒答比綦酷捕者無計偶蹠躐城畔有梟徒二荷校城闌謂捕曰此盜吾輩微知之請相告當釋我捕詰其人則曰所謂陳先生者捕曰此巨室上賓為本官尊禮且措大僑居詎為暴客稟白不信徒取責耳遂去逾兩旬催比倍前

諸捕家室並繫獄益憂迫無聊姑復詰之梟徒梟徒  
曰吾輩繫此久出入之人半已面熟獨陳先生每晨  
歸自城外必有所攜但見其入而未嘗見其出是以  
疑之捕者恍惚陳妻所到之家往往遺竊當非厚誣  
念陳技若此一無左驗烏可輕舉惟其鬪畫斜初不  
擇人姑借端嘗之於是購得佳畫眉一暗約百餘人  
散伏舍外急叩其門將俟其出恫喝之陳從容出問  
意殊閒暇捕不得已以鬪鳥請陳曰倉猝扣門同行  
甚布豈爲角戲者耶然吾一身非君等所得近顧不

可相累容部分家事從君等自投耳語次其妻已作  
急裝出謂陳曰爾身之外無已物焉用部分爲君既  
自投我亦從此逝矣奮然一躍如健鶻搏雲瞬息不  
見衆皆咋舌兢兢擁陳抵津解邑令故與陳有素至  
是升堂鞫之方慮其寃陳則曰城鄉大姓所失悉某  
一人之爲所居皮藏殆半餘以自濟濟人倘念一日  
之雅第執法治某一入勿累無辜受賜已多令曰若  
具雋才何獨樂此陳曰某深惡多藏而吝與貌夷而  
心跖者補揀無術故不惜自污至此人各有心勿煩

過慮迺置諸獄令細按諸牘幸無強劫者讞遂定歷  
諸臺無異詞陳依例遣戍適道逢赦令告守者曰  
吾之不逆爲津令與諸君耳今邀寬典諸君已免深  
累請從此辭卽委械於地一舉足飛塵全起日色爲  
之失明遂不知所之次年津士入都鄉閭中秋之夕  
次第終場而出陳忽候於轅外邀往其家從者卽爲  
之攜具先後導引凡邀三十餘人皆在津所厚者至  
所居其妻迎之曰良人荷諸賢垂盼雅意久不報屈  
臨盤桓俟榜後稍將敬意衆皆志忝擬謙請去其妻

曰必不相累如其累也去亦無濟衆不得已安之供  
具豐贍居處靜適惟陳人不返既揭曉或捷或否歸  
計益亟是夕忽有自簷端飄墮者通身衣黑手提巨  
囊抵地無聲跡之陳也曰囊中黃白值萬計藏者爲  
不義之財取者爲報義之舉勿却也乃啟囊分贈且  
曰車騎已駕不暇唱渭城矣衆紛紛去其妻已先逸  
次日傳某達官府中被盜九門掩捕甚急陳忽自投  
京兆府供狀云某一人所竊他無羽翼京尹啟達官  
入告得報決不待時乃縛赴市曹行就戮矣陳忽曰

重勞諸公容圖後會目光如電觀者愕眙聳身一躍  
縛索委地踪跡已杳達官懼他禍匿不以聞未幾墨  
敗不知究竟

矮奴

世爵和公世太其先勛業甚隆家藏

賜物甚夥有洋錶時表一對亦

先朝所賜其聲甚洪不銹不做公寶之恆置牀頭以  
誌入

朝時刻一日晨起兩表俱失遍索不得告之五城

痛甚急迄無影響偶日午伏案假寐恍惚間有矮奴  
當前請安短小精悍目所未識問汝何人來何事奴  
奉兩表呈上曰曩從先公爺借表多次皆荷優容前  
月從爺借表未荷明察追捕綦嚴不敢歸璧今得閒  
呈上乞恕不告之罪公雖喜表歸而其人踪跡奇詭  
疑為刺客者流未敢窮詰奴又曰遠來苦餒乞賞烏  
糲酒以解調饑烏糲者都中呼燕肩也公賜之酒  
及烏糲一具不足又加賜其三奴叩謝跪一足且飲  
且噉須臾都盡復問公可有後命公未得其指姑舍

無有奴悵然復謝躬身著際而去

語曰嘗讀宋景濂記鄧伯翊謁德王事未嘗不掩卷歎息若矮奴者材具未必如鄧然借表求食亟亟自試其心良苦苟用得其當必有可觀公豈未喻其指哉蓋承平日久中外人安雖有伯弼亦無可表見而况於奴乎

李公奴

編竹李兩村閣學宮京師去家萬里欲寄清俸而難其人一點奴窺主意銳身請行不得已遣之家言外



惟附書兩篋奴本懷怯逃意顧書無所用妄念遂息  
既至公子啟篋出金葉於書葉中奴爽然若失

楚生

吳企延江左名宿棘闈屢躓其志不衰赴試金陵頭  
場首藝已竣隣號有操楚音者對酒吟太白詩其聲  
聒耳文思爲之不屬將加譙讓微窺其人丰采甚都  
氣岍軒舉不敢造次乃出號歛曲知其先吳產而僑  
居楚南者三藝已脫稿騰真矣特試律未就索閱吳  
作擊節歎賞轉以已卷示吳三藝皆俊拔不羣因謂

吳曰君藝得此冠神髓不矜才不使氣允爲正宗鄙  
作萬萬不及然操文柄者未嘗得此中三昧浮豔奪  
目卽可弋獲君雖功深養到奈非近時花樣何吳心  
服其論而楚生雅重其學約場後幸相遇從乃各展  
所事而出旣終場楚生過訪見其旅居歎溢卽邀與  
共寓服食豐瞻談論超曠二人恨相見晚迄榜發楚  
生得經魁意殊愴然吳報罷倉皇作歸計楚生曰君  
固硯食者僕將赴禮闈家有豚子二不暇親教欲屈  
駕設絳寒舍訓以理法幸弗棄吳秋風毳氈計亦良

得特以道遠難之楚生言敝居雖遠然家問逐月可  
通無異近地吳重達其意毅然允之臨行舟楫儲蓄  
甚備付以一函曰家止拙婦一切已詳書中鄭重而  
別吳於是泝江渡湖達楚南憑函上所載里居徧訪  
無知者正彷徨閒有髯奴問曰君得非吳姓號企延  
者乎吳答良是問何繇知則曰主人有書來恐初至  
途梗命奴祇候已經旬矣卽爲之具輿適行竟日轉  
側密密開瞥睛嶂色干霄溪聲瀉月疎林掩映中有  
甲第一區丹楹霞烘粉垣雪積極峻邃蕭爽之致奴

已先驅明燈肅侯登其堂陳設古雅多目所未覩設  
齋西廂几案精好圖書插架餽饌醇醪咄嗟羅列奴  
言中途勞勩盍早休息詰朝內主人出堂相見丰神  
莊雅無世俗脂粉氣但云良人在遠琴劍屈臨勿以  
幘裘爲罪翩然返關見其二子年才十四五俊邁無  
倫制舉之學已斐然成章執經問難如響斯應館饌  
精腆敬禮備至吳遂安之閱數句髯奴述內主人意  
歲聿云暮請寄家書兼問東脩之數吳但需五十金  
叔遠巡報曰數千里致書老老者何足濟主命餽二

百金吳喜甚如數作書交奴覓寄甫三日奴曰書銀已達尊邸匆遽未得報書因道吳第宅曲折泊上下男婦狀貌甚悉吳訝其速而所述不謬疑信相參姑置之既而楚生捷南宮入詞館寓書於吳云倖獲一第益增我輩登科之感且麋鹿野性不堪久踏輶紅秋期假旋方圖暢敘幸勿舍去無何吳以嫁女期迫意欲暫歸慮爽約言猶未發媿奴忽告曰昨主人書來命奴送匳資五百金到宅第給函書母作歸計吳怪其預知遂以書付奴金附函外囑取報書爲信三

日奴返言奴親往抵宅時方午夜夫人將就寢不敢  
索書但得隻履爲信吳益疑駭然繡履良符而主意  
優渥未敢致詰未幾楚生歸各道契闊知二子所業  
悉就繩墨相得甚歡至歲晚吳告辭楚生知不可留  
盛筵祖餞贈豐厚訂於來歲中秋必當造訪幸勿  
他出吳謹誌之於是復遣婦與至故處視登舟  
然後去順流而下歲暮始達亟問婦兩番信銀到家  
景狀婦曰昨歲正深懸盼一日早起忽牀頭得書一  
封白金二百書跡無僞但不知何自而來頗爲疑訝

秋閒嫁女期迫無所爲計其夕三鼓方解履就寢微  
聞窾上有聲視之得朱篋一具內藏君書並銀五百  
盼蠻閭忽失繡履一勾事絕詭異不敢告人未諭君  
栖託何等日夕憂念吳具述所遇共相歎異至中秋  
節吳潔具以待至更深屬妻先寢獨坐良久月斜斗  
轉杳無音耗甫憑几假寐忽窗際閃光如電急出戶  
視之果係楚生已反身將去矣吳邀之則曰僕與君  
交道不薄何不能稍待須臾耶吳引咎追挽相距十  
步許追數里迄不可卽至遠郊楚生曰我行速追之

無益盍歸誦毛詩乎一拱手閒卽烟霧蒼茫瞬息不見悵惘而返不知誦毛詩何義歸見牀頭具兼金三百旁置小函其封三緘啟之裏七首一光熒熒欲躍吳生駭極知囑其謹言終身不敢向人道吳歿其子孫始稍稍言之故楚生姓氏無攷

語曰異哉楚生殆劍俠之流歟然劍俠雖往來塵世不聞有廁身矮屋入金門上玉堂者豈今昔殊趣耶抑特爲毛樵子吐氣耶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若吳生者庶幾得之奈何守約不堅遂至失之交臂



人爲吳生惜吾爲得知已者戒焉

賭餌

江以南有首領攝縣令者攜眷赴任其妻乘四面玻璃橋靚妝炫服望若天人令復年少謙抑與簿尉寅恭甚協一日泛論風俗謂尉曰聞賄風甚盛閭閻不免有諸尉曰甚於男子問何以知之則曰拙婦未能免俗問與博戲令亦曰內子雅好此閉置內宅獨居頗苦願尊閭挈伴見臨破彼岑寂勿却也尉曰縣署較尊紳眷不敢輕造若魚軒枉臨敝衙庶得兩便於

是尉妻上謁治其相迂與宴者皆善博之紳眷也令  
妻明眸脩態氣若芳蘭莊語諧詞皆可人意鬪葉意  
錢諸戲事事皆精諸眷相見恨晚訂爲閨中密契時  
或邀至其家博戲無閒夜以繼日往往更深而歸博  
進不貲而諸紳方爲蓬華之光恬不爲怪一日大雪  
博於某紳士家同局大負者以天明爲請令妻安之  
遣僕婦返署稟白令忽大怒嚴鞫僕婦有何男子同  
局調謔苟且之事僕婦力辯則硃籤遣幹役立拘其  
妻械以歸不復相見欲拘同局紳眷綦迫諸紳窘甚

乞實文丞濟馳往緩頰令則已具牘檢舉請上臺委  
員查辦牘將發矣衆請緩之令曰事固由溺愛起初  
以閨閣游戲大家且然未遂禁絕今夤夜不歸必有  
帷薄之羞是可忍孰不可忍况所輸甚鉅無非官帑  
吾思妻賄雖玷官常然褫職之外無死法虧帑萬計  
其譴至重斷不願舍輕就重也各官反命諸紳曰邑  
宰以縱賄免官我輩豈能獨全情愿代完虧帑自贖  
各官復詣縣達意令不信堅執如故諸紳復親至跪  
請但求具解帑公贖遣役與某等偕卽輦萬金至省

交役投解俟得符驗然後毀牘何如固請不已強而後可數日符驗至令毀前牘猶休棄其妻立遣登舟餘人不問紳眷有追送棄婦者雖惜別淒然無被棄難堪之色令未幾謝事旋省囊裝頗裕卽投牒引疾去或揣其欲圖破鏡後邑人入省作秦淮狎邪遊忽一妓引避貌與令之棄妻似密訪之則令素無家室風聞其邑閭閻尙賸乃求得平康中擅色藝而善博者充作官眷爲之餌所謀旣遂厚酬放歸云噫令亦黠矣哉

五袴之歌

南方勤劬務本惟日不足不能不繼之以夜蓋生齒日繁正供素重不如是無以給朝夕也有有司莅湖意欲禁賭且防鬱攸之患夜必親出巡察禁止往來以夜賣食物所以濟賂遇卽答之百工篝燈夜作輒扣門拽出當街笞治于是起更後卽街衢寂然有肆聞更深會計燈火未息卽扣門拽肆主出將加笞辱肆主故士人也問何由得罪則曰犯火禁士人曰元時曾有火禁高彥敬爲浙江行省知杭民藉手業以

供衣食禁火則小民屋狹夜作點燈必遮藏隱蔽多  
致火患因弛其禁民賴以安人比之廉叔度吾侯豈  
不聞乎有司茫無以應釋之去而性懷不能自克忽  
一日照壁上揭一紙曰賢大夫治吾都晝夜作民何  
辜昔五袴今無襦

語曰聞是時城廂鼠竊甚多有捕獲者供狀云禁火  
後夜無行人亦無守望故得肆志云然此公於惡丐  
懲治甚嚴至今人猶誦之其善不可泯也

濠俗

明太祖與馬后皆崛起側微濠人多樂道之后既貴其族戚婦女結伴往朝恆召見無倦色臨遣人賜青布一端其人以出自上賜頂諸首爲榮特宜障塵故北方多效之帝建中都於濠徙江浙富民十萬戶以實其地逃者有厲禁其民思歸不得歲負炊具作丐狀歸掃先塋相沿成俗今青黃不接猶負戴南行以爲常

野語五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幻目次 并引

神仙鬼怪無地無之吾鄉如張確逐碧衣女晁  
紫芝聽踏波吟尤幽豔可喜嘗欲彙錄成帙而  
說部綦繁美不勝收茲就故老流傳與近時逸  
事涉於仙鬼者編輯成帙客中所得亦附之文  
雖蕪雜然以驅睡魔解宿醒宜無不可語幻

道場塔 附萬魁塔

嚴宗伯



沈宮詹

潘宮保

胡老相公

昭明妃

鰲井

白鬻

金婆寺

墜樓

晉闌

林屋二女

周太太

少夫人

潘鞋源

朱法師

白大郎

野語五

語幻

道場塔 附萬魁塔

道場山在郡之離方主文明山雖高而不出衆嚮時  
無大魁者宋熙寧時有僧即山背建浮圖大觀後遂  
多延魁至今其塔巋然百里外即見之旁有古銀杏  
枝葉扶疎乾隆間塔爲樹枝所侵日就頽圯鳩工脩  
葺欲芟其枝有老人曰樹年久上有神芟之且爲害  
不如拽之使歛衆以樹大不能拽斥爲謾語老人曰

姑繫以絙我能助力漫應之絙既繫百人拽之不能  
動尺寸老人引手且拽且誚曰諸少年何孱弱也詔  
次樹已歛丈許老人忽不見塔自是無損 又城南  
碧浪湖中有小浮玉山歲久沙淤山形悉沒僅存數  
石上有浮圖名萬魁塔地亦不高而盛漲時水不至  
塔相傳其地能浮有塔湧狀元出沙浮宰相來之讖  
乾隆戊申塔頂爲風折已酉禮闈無儒者郡紳亟修  
復舊觀迨後春秋兩榜掄元遂多考

殿元如唐天寶長興錢起宋大觀

已丑

烏程賈安宅政

和未歸安何桌嘉定丑德清吳潛紹定丑歸安黃樸

明嘉靖丑烏程范應期萬歷戊烏程韓敬求仲

國朝康熙甲歸安嚴我斯存菴庚德清蔡起樽崑陽

戊王德清蔡升元方麓乾隆丁歸安王以銜勿庵嘉慶

未巳歸安姚文田秋農

會元如康熙巳歸安孫見龍乾隆壬歸安孫辰東

選舟又乾隆丁歸安王以鏞德清侯健融

省元如明永樂配長興楊復嘉靖壬歸安施昱寄雲南

萬歷卯辛烏程沈演寄北癸卯烏程施堯化寄雲乙卯烏程

馮銓

國朝順治

丙戌

烏程馮美玉康熙

辛酉

德清蔡彬

壬子

家風

山公諱之遠

雍正

丙午

德清胡彥升

卯

德清徐爾夔乾

隆

丙戌

烏程高毓龍

戊子

德清許祖京

庚申

歸安崔楹炯

嚴宗伯

嚴存菴先生少時假館儀鳳橋畔一夕天未明聞橋上灑掃聲人問何尊神過而除道特虔掃者曰明日五更八仙經此地先生密誌之次晚不寐人定後潛赴橋上伺之時方秋杪皓月在天照橋石如爛銀人

聲寂然涼露侵袂久之不覺神思困倦倚橋欄假寐  
恍惚聞人語急張目視之則丐者成羣而過狀貌猥  
陋語言鄙俗醉態可憎後一人跛足荷擔若縫皮匠  
先生私數適八人遂疾趨迎之七人者去已遠惟跛  
丐蹣跚不前先生抱其足弗釋跪求大仙指迷跛者  
曰我縫皮不能自給每從羣丐博一醉何所見而仙  
我先生不爲動懇益力聲淚俱下跛者爲所窘乃啟  
擔後桶示之桶大纔如斗內則汪洋若海渺無津涯  
巨浪蹴天魚龍出沒正錯愕間跛者舉擔力推曰真

嚴牛也桶與跛者俱杳先生歸默識之不爲外人道  
後捷於鄉康熙甲辰廷對第一由翰苑游陞少宗伯  
一日

聖祖召對良久先生素魁偉拜起甚艱上命內侍  
扶掖笑曰真嚴牛也公悟仙語即乞骸骨歸時年五  
十九在籍食俸者十餘年將卒前夕夢至一山僧舍  
見座師房師及同年俱僧服公訝之座師曰寧忘却  
此地耶公忽悟曾曬鞋於堦視之尙未燥遂寤沒時  
口占一絕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

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詩見尺五堂詩刪暨  
吳寶崖曠園雜志

沈宮詹

沈宮詹諱三尊字尹賓居郡南竹墩村未第時偶靜  
坐齋次聞剥啄聲啟視則故縣隸某也具道本官檄  
召甚急先生不暇詳詢隨之行初無所異至府廟囑  
先生至茶寮小憩隸去頃之復至扶以行則道路皆  
非素習步履迅絕倏忽達一都會有宮如王者居趣  
先生入至則一達官坐堂皇僚佐侍左右武士隸卒



數百列階下並 本朝服色威儀甚肅若世之秋讞  
然隸扶先生從左入跪案前達官問曰汝參謀軍旅  
奈何勸主將殺降先生具陳身係歸安學諸生足跡  
未嘗出里閭無參謀事達官謂此人猶未悟命判啟  
之判導先生詣別室上下通明若水晶然初無門戶  
樑棟先生處其中不能稍展動而腹餒特甚願判已  
徑去號呼無應者先生澄神良久始知身在冥司循  
省生平若孩提若襁褓凡言動涉歷纖悉不遺久之  
忽悟前生爲故明某經畧參謀征西之役土賊數千

人詣軍門降經畧欲殺以邀功先生持不可草招撫  
疏示之弗聽數千人者殲焉一念方覺室已存而判  
適至先生私問殺降當得何罪判曰冥中無定律故  
無所趨避定罪首重誅心故受者不敢怨即殺降而  
論創亂元惡塗炭生靈窮戚歸命反側居心身雖誅  
夷冥罰猶重其饑寒無賴匿跡綠林刦奪戕生積成  
罪孽既降被戮罰足相償在不論不議之列亦有身  
係良民迫於官吏逃叛苟延卽命投誠未邀原宥橫  
加誅戮此咎在王將許其他生報復處分殺降之案

大率類此先生悚然敬聽方欲再問已抵堂下遂引  
謁達官問汝今悟乎對曰悟即命介士召某至赭衣  
銀鐐憔悴無人色願視先生在側即自承曰奉勅土  
賊師老無功殺降掩罪誠出鄙意嚮諉咎參謀者真  
緩須臾死耳判目先生出階下私相賀俄見召諸降  
人入或手提其頭或肢體分裂膿血淋漓腥穢四溢  
啾啾嘈嘈不知作何語堂上宣傳遣沈歸判遂引付  
前隸隸扶行如前約一時許忽將先生用力一推則  
仰臥中堂家人環侍謂先生死經七日特胸溫未殯

云此康熙乙卯年事也是歲先生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入詞林

潘宮保

宮保諱季馴明萬歷戊寅總河漕建六議曰塞決口築堤防復牐壩創滾水壩止濬海工程寢開老黃之議神宗悉允行初著河防一覽諸書大要以束清敵貴以水治水爲法逾年工成自後數年河道無患至今治河者奉爲法有司於滾浦碑祠台祀公暨陳煊稱陳潘二公祠方公之築高家堰也長堤六十餘里

堵築鞏固惟龍門十丈未合水勢湍急下埽輒隨流去命用巨木排椿以殺水勢工垂成復壞費貲不下數十萬遣善泅者入水探之少選輒血沫浮出又縛豕於石沉之血沫如故公知有怪物伏匿夜禱於

武帝脫無效願以身殉公素奉帝甚虔夜夢帝

以石灰書醋字與之遂寤檄所屬儲石灰千石集工所至二十一日酉時盡傾其處須臾波浪蹴天有物如牛從龍門出正駭愕間波浪忽平一蛟頭浮水面血腥若新斬者仰瞻雲際彷彿見武帝容公知爲

神助伏地叩謝願自袁浦以達里門沿途立廟以答  
神貺至今淮揚蘇湖運河兩岸隔二三十里必有

武帝廟巍然對峙皆公建也所建廟以百計至郡城  
北門之毘山麓而止蓋距公居止七里耳廟額楹帖  
皆公親裁惟毘山一廟額因里門咫尺特爲慎重粉  
漆旣竣無能題者一日正午村農蓑笠耘於田忽棄  
耜詣廟取堊具濡煤汁向匾上疾書曰漢壽亭侯廟  
署欵乃 帝諱也書畢農遂仆灌救獲甦詢之農固  
不識一下者所斬蛟頭公攜回藏潘氏家廟其色黝

然視牛頭較大至，今尙存取置室中能已瘡人多借  
用潘氏子姓慮其遺失恆於蛟頭刮少屑與之亦效  
公旣樹績於河而吾鄉故澤國亦深賴公之力焉蒼  
溪之水發源天目由城北趨太湖遇梅雨經旬輒暴  
漲數丈城北市陌路溪流洄洑勢特浩瀚居民翦渡  
者多覆溺公仿河工制建大橋亘三十餘丈凡九孔  
鄉人稱爲潘公橋云傳奇家悞以潘公事屬蔡端明  
謂修洛陽橋遣役入海持醋字而反豈事有適相同  
歟不然傳聞之譌也

鴻雪外史曰余祖孝侯除三害斬長橋下蛟世多稱  
之然侯之大節在報國捐軀少年振厲於鄉乃其餘  
事耳潘公築堤堵水至今數十百年尙利賴之勛業  
爛然偉矣迺其成功獨在斬蛟而世多不傳何哉古  
人云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荆溪若溪後先輝映  
矣

胡老相公

竹溪閣學沈度汪先生諱涵與少詹公三尊予告里  
居伯仲讌娛與物無競遇風雅士必禮接之一日有



老儒通謁衣冠雅潔自稱胡姓其先武都人僑居弁山之陽夙慕風采願托文酒交引與談吐屬敏給腹筍賅洽鄉媛二酉之秘莫不淹貫二公喜甚縱談忘倦臨去伸後約詰其邸舍胡云山野寒儒儻居隘巷不敢枉騶從暇時見憶但傳語召胡老相公某當自至自是二公當酒邊花下岑寂無聊或選韻拈題構思未愜輒呼請胡老相公胡瞬息即至心雖異之願款洽已久胡復淹雅不俗不復詰所自來居久之唱和積成卷軸又嘗從沈借書沈故富於書錦贖牙籤

縹緇插架二公自索一書恒檢尋累日而胡指借某  
書必云在某架第幾帙如其言百不失一胡攜去初  
未嘗持選第云某書已歸原處視之果然沈親串中  
有身居華廡者胡視之漠然或坎坷抑塞乃多方禮  
重間語休咎多驗不常言亦不盡言二公益敬愛之  
如是者三年康熙間

聖駕六巡浙江二公方赴武林迎 轡趨褒有日矣  
胡忽具衣冠晉謁甚恭長跪乞援二公咸訝異并詰  
所求胡乞先允而後敢言二公度胡不妄干遂首肯

胡云身蹤跡無常貴人早知爲異類自蒙青盼涵詠  
詩書日與道近惟恨未見

真主祇能爲魅而不能爲仙身苦脩數千年願附貴  
人一瞻

天顏俾證仙果語畢涕泗交頤若崩厥角二公重違  
其意然慮以是獲罪有難色胡云身所以不終於異  
類者以方寸耳脫自求遠舉陷貴人以大不敬仙道  
中豈容此負義之徒哉二公察其誠姑領之并問以  
迎鑿之事乃曰甚吉是歲閣學公蒙

名見數次

命少詹公校定全唐詩在家食俸

恩賜御書華省二字并楹帖一幅胡言果驗二公歸  
胡蹤跡杳然居年餘復至則形容枯槁二公爲之戚  
然胡云所不憚重趼而來者感知己之恩報貴人壽  
考蕃昌身亦證果有日也初余隨迎

聖駕途次百靈呵護不敢瞻覲一日少詹公蒙

召見潛身補服第二鈕問恭聞

聖主溫諭遂從衣隙仰覩

天顏爲 伏魔帝君察見卽時擒發省城隍勘問身  
備陳衷曲遂羈繫牒查待報始得上請以身勵志修  
道純篤無過惟潛身依附窺瞻

聖容罰遲證果五百年爲躁進之戒遂得重見天日  
少詹公爲之歎惋胡云無害也人惟百歲難期故貴  
早達旣得長生則千年如瞬息耳遂歡然道故竟日  
而別後二公並享遐齡子姓科第筮仕如胡言其親  
串中之爲胡禮重者並掇巍科云

昭嗣妃

郡西三十里棲賢村即予真所謂西塞山前也明萬  
歷間村農鋤地忽滃然有聲異之復力墾露古磚磚  
盡成洞深暗不可測掩以土夜緝而入燭之有宮一  
區規製瑰麗中置朱棺飾以金碧旁設鼎彝器物悉  
世所未覩農取一二事以出密售富室金盡復卜夜  
入家賴以小康居二年無知之者里中惡少素與農  
博農負輒償無少吝然農家不中貲往歲謀衣食如  
不及至是業不加勤而服用較裕疑其盜也咸挾持  
之農爲所窘不能諱於是衆惡少各具畚鍤燃炬偕

野語五

入爭取藏物黠者曰葬具若此棺以內可知遂斧棺  
聞棺中嚶啞聲了了可辨曰吾葬此數百年旦夕可  
仙去棺外忽若取中無長物勿露吾骸眾不願卒啟  
之則嫣然一女子也珠冠象服狀若嬪妃指甲盤腰  
際几數帀膚色瑩粹不異生人眾駭愕倉皇散去玉  
魚金盃流落人間其地故多貴官塚有守塚某覲觀  
未遂詐以盜發所守塚告其主控官邑宰袁公光宇  
臨驗視係女其所控塚在左碑識彰彰可考已知其  
詐然未稔女棺誰氏頗疑駭姑易棺殮之及昇去故

棺下有碑銘具載梁沈約女幼字太子統未婚夭亡  
武帝憐之命以妃禮葬始知冢係昭明妃所葬公乃  
懲惡少如律而追售餘物入官王徵君穉登有吳興  
竹枝詞曰沈休文女昭明妃陵谷千年事已非盜發  
墓門取寶玉生時花貌葬時衣寄園寄所寄暨沈氏  
家乘並載此事語小異

任遜齋曰人之脩短有數不謂鬼之仙凡亦有數也  
觀女自言旦夕可仙去而盜之見發乃適於其道之  
將成而敗之豈靈香弄玉名在丹臺而女之名獨未



隸金母之籍耶可慨也夫

龍井

郡治子城西南有方井甚巨水清甘常滿俗呼爲鼈魚井相傳漢季有沈公拜吳興太守挈眷赴任經揚子江爲恠所吞怪遂變沈貌之官治行揚鴈吏役咸憚之居三年家人無知者道士張道陵天師之初祖也察江南妖氣甚熾物色至吳興值守出求見夫人問太守公服官後有異於嗜昔否夫人云飲食言動無異恒時惟四體漸豐輕喜易怒而已問嗜好有異

否夫人云曩時不喜澡浴自來此非浴不快需水特  
多亦南土卑濕蒸鬱使然耳張曰得之矣異即在浴  
也夫人伺守浴穴壁以針微窺之則一巨鼃竟體作  
金色騰躍於浴池夫人大叫悶絕張疾入以冠簪刺  
焉怪負簪逸去張逐之作法禁不得入水恠既失水  
又被刺不能疾行仍作人形蹙躃弁山中投逆旅小  
憇主人進索餅恠啖之甫下咽即鐵索鎖腸大吼復  
鼃形蓋逆旅乃張遣功曹所設也既就禽遂驅置井  
中與鼃約俟井欄開花暨吾與沈太守復來乃許汝

出故此井欄以方石天師不敢到太守無沈姓至今  
吾鄉遇地震婦孺輒謂鼃魚潑刺焉按李鵠爲邵州  
刺史挈家泛洞庭鼻衄爲江鼃所舐俄而復生一鵠  
本身爲鼃制繫於水其家奉妖鼃就任道士葉靜能  
過洞庭見之乃爲符書巨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鼃方  
擁案晨衙爲巨石所壓乃復本形時張說爲岳州刺  
史送鵠赴郡見李元獨異志又盛大監勛紹興初知  
襄陽嘗獨居樓上命一老兵守其下榻前置大浴斛  
取漢江水滿注其中老兵疑之乘勛晝寢登梯竊視

乃一大鯉魚金鱗鬣游泳斛中見潘永因宋稗類  
鈔觀二說曰鼉曰鯉班班可考與吾鄉無與也何事  
之適相類耶然道經謂天師張道陵漢建武十年正  
月望生於天目山則得道後伏妖於桑梓之地未必  
盡誣而齊書有吳興太守沈文季元周達觀誠齋雜  
記亦見之是太守無沈姓抵俗說耳

語曰孺生未離本色謙尊而光恂恂如也一旦遭際  
富貴往往靡然而大頤指氣使不可嚮邇豈鼉恠之  
變相歟世有道陵余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白鬣

弁山之陰有白鬣能變形爲人日用皆取給人間常遺其類混迹城市自稱白姓衣飾亦從白而變幻不常人莫能辯識凡穀帛子女之屬有當意輒夜攝去神其說者謂鬣主一方甘露有功於民故天譴不逮其說益誕方鬣之攝物也白光如練起山中長可亘天隨風蜿蜒漸近田舍翼翼有聲頃刻百里所過田穀蠶繭皆敗人人寢卧者輒死春秋陰霾之夕鄉民相率戒備至則羣起噪逐鉦鼓爆竹喧呼之聲一時

鼎沸余鄉居日習見之胡東野字慕郊郡之南鄉人  
妻卞氏頗丰韻琴瑟靜好觸白虹而孕遂名子曰霓  
生方四歲春夜卞卧兒樓上忽聞兒啼呼甚急卞趨  
視之兒已死有若匹練懸窗際兒聲猶自練中出生  
與家人全集練遂越窗去上入雲際猶隱隱聞啼聲  
久之乃沒舉兒屍竟體輕爽若尸解然卞思兒不置  
每登樓輒倚檻淚下矯首天際冀兒或一返如是者  
年餘一夕生先就寢卞卸妝徘徊忽白練從空來仿  
佛見霓生坐其上卞急呼生起視果霓生冠金冠衣

錦綺嬉笑若生平卞以手曳練招之不下正惶急間  
練瞥入褰卞冉冉入雲去生號慟家人驚趨視卞體  
故在檻內撫之殭矣生痛悼欲絕神喪若狂遂棄家  
人山懸崖絕壑蹤跡殆遍冀一求故劍焉久之無所  
過一日投宿逆旅館人問何以至此生告之故猶慮  
聽聞不雅諱妻稱妹焉館人曰客得非姓胡耶問何  
以見知館人曰此間距蠻居甚邇其日用器具徃徃  
假之村人約期置崖畔送還徃取輒得兼獲珍異故  
村民咸樂假之前歲有蒼頭奴言主人迎婦宴客假

器物特多村人願與燕賀奴頷之及期奴果至延客  
詢主人聯姻何族奴曰非也主人向贅胡姓已生子  
茲迎婦歸耳迤邐行數里有甲第一區獸吻連雲重  
簷高拱儼然世家主人貌白皙衣儒服肅客甚恭賓  
朋雜沓廣筵列坐笙管嗷嘈不及通欸曲各盡醉而  
歸以此疑君姓胡也生聞之驚喜次日問途徃萬山  
重疊鳥道紆徊杳無人蹤窮探既久斜陽欲落虎嘯  
猿嘯聲振林谷四顧徬徨間忽覩林際隱隱有燈光  
趨就之乃一園林內所懸天燈也急叩園扉一老嫗



啟關出詢客何來生云姓胡因探戚迷路乞見納嫗  
云主人奉使外出不便留客惟夫人母氏胡得毋是  
君戚耶生漫應良是令白之須臾嫗攜公子出迎呼  
生爲舅視之則霓生也以嫗故不便相詰俛俛以入  
歷修廊遂闕凡數重始達內寢妖婢十餘輩擁夫  
人出繡襦明璫光耀奪目視之果卞也卞呼生爲兄  
生不得已亦以妹呼之錦茵對坐各敘睽離共相涕  
泗但婢妾滿前不暇及私語紅燈四照蓮漏遙聞傳  
餐對飲霓生依依膝下生有懷莫訴益以淒楚雖珍

錯滿前食不知味既撤饌婢妾漸散去生撫卞小語  
云伉儷覲面藐若山河言念昔情卿將何處我卞  
揮涕答云非敢陌路蕭郎第自偶異類不貞之軀不  
敢復脩下陳耳惟續鸞之計已爲君籌之矣遂贈以  
黃豆合許送之歧路而別仰望山頂朝旭已升回視  
故處明白雲如練園第都杳懷中黃豆粲然皆金跟  
蹠尋途而歸家賴小康逾年置妾生子入山重訪不  
復得路

語曰青蛙五通諸神妖而神者也今觀白鯊則神而

妖矣不經孰甚焉然鬻本蛇屬秉天地之淫氣而生其爲妖也固宜若婦者甘失身於罾置藁砧於不顧尤無足齒數矣獨能以胡似續爲念贈金置妾差強人意明袁景文題李陵泣別圖詩云倘有交情數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可爲此婦誦之

金婆寺

金婆者宋時人居儀鳳橋南妾巷間酤酒爲業利極薄以酒精飼猪以售纔足自給有道者飲而甘之每飲輒餘其值數歲未嘗貯婆見其器宇非庸流亦不

與較一日道者曰貧道無錢請以酒償可乎婆領之  
道者遂以所攜劍掘一井井成泉湧則醇醪也曰聊  
以相報曠息失所在婆自是不復釀有酷者即汲泉  
應之而芳冽異常酷者益衆居三年家遂富道者又  
卒婆歎而謝之道者曰酒美乎婆曰美則美矣惟嫌  
猪無糟食耳道者既去井泉不復成酒回顧壁間有  
句云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常酒賣還道猪  
無糟婆悔悟遂長齋奉佛以所積錢就其居建寺至  
今尙存余所聞金婆名寺之說如此近讀江盈科雪

濤小說載王婆事畧同錢希言猶園又作桐廬縣事  
未知孰是

陸樓

曹州司馬嚴葆林先生引疾歸里居蓮花莊其長女  
原配高出適高猶子也歲壬辰夏女適歸寧至暮小  
雨先生秉燭登樓收所晾藥物忽無風燭滅先生呼  
燈女亟捧燭而登將燭對點兩燭又俱滅先生恍惚  
聞衣物墜地聲繼配馮攜燈趨視則女已昏絕樓下  
衣裙盡濕如出水中急舁置卧榻語言惛恍裸身起

舞夫與子皆不識盡呼爲孃哭泣叫號無所不至延  
醫診視無效有鄰姬欵門告曰此樓爲揚州太守陳  
公

詩

舊居十年前聞有婢墜樓死恐婢爲祟病者云

良是婢子孤魂困餒無轉生理借口宣告乞延尼誦  
金剛經三卷爲超度馮曰先爲若飽餐送入尼庵親  
聽唵經不尤勝耶病者應諾遂飭廚具膳未至病者  
曰肴用芥末婢子不能食奈何探之廚果然隨易之  
饌畢令姬引魂赴菴女卽醒已八晝夜矣女云點燭  
時見牆上有手大如葵扇摸其面冷于冰旋及胸口

則擗然矣未諗何由墜地衣裙何由濕也明年葆林先生溘逝女後以子璐貴封太宜人年八十餘壽終沈巡楛先生言

晉闌

沈巡楛先生與戚嚴姓同居嚴夫婦相繼以瘵死其室扃閉堵以磚石終歲無敢入者時封翁遊山左太夫人臥疾先生與弟小如齒皆稚家有青衣名晉闌山左人年十四五凡啟閉執爨之事胥賴焉一日貯脫粟待春晉出借杵竟日不返懸帖鳴鑼蹤跡殆遍

卒無音耗疑其逸歸置之數日後小如晨起微聞嚴室有聲慮有鬼物太夫人以鼠耗解之先生密邀戚嚴坤燭持挺然炬啟鍵入四壁塵封蠅蛸在戶至胡梯畔有足跡相與登樓見一人倚牆負杵呆立則晉闌也痰涎流溢目眈不語先生以左手批其頰灌以薑湯移時稍甦詢之晉曰奉命借杵歸途經清遠橋有髯者衣繭袍挾使同行晉不允髯祛袂行止遂不能自由恍惚抵東牆外髯負之越牆達樓知爲嚴室髯因欲借居嚴婦固弗許頃之嚴入取我手中杵盤



舞與舞鬪，不勝遂遁去。我遂昏昧無知，忽右頰火熱，始若夢悟。

林屋二女

李生郡東五子澆人，其地近太湖嘉慶乙丑歲生，獨居一室，年方總，卅泛覽，稗乘於漢，準洛浦之逢，頗存遐想。夜分忽有二女排闥入，膚色瑩潔，被服雅麗，狀若天人。自言家在林屋之陽，與生有夙緣，不憚險遠。乘風渡，所相訪，願爲永好。生知其異而愛其美，不復窮詰。所自述，與次第燕婉，居然伉儷。二女更番當夕。

密意柔情左宜右有生神情恍恍如入蓬山惟其體  
徧涼差異人類家人無知者經年餘生病瘵其叔寶  
庭爲買舟赴吳門就醫將啟行忽失生所在寶意其  
他舟先發姑往覘之抵醫士顧雨田之門則生已診  
視而出述願言疾不可爲不給方藥但令歸家靜養  
待瘳而已寶淒然速令登舟來徃人稠懣息復不見  
寶略喪而還則生早已抵家卧床上矣寶始得其狀  
倩人環視而生常咄咄與人語伴者無覩也問之生  
曰所遇二女長名瑤英已他去留齒幼者紺英侍疾

不復薦枕席矣。月餘生病益篤，氣息如絲。家人爲製  
衣衾殮具，徹夜守之，以待盡。一日天方明，生見瑤至，  
顏色甚悴，手持紅丸一枚，其大如棗，進生吞之，甘如  
岸密，四體融暢，沉病頓減。瑤乃曰：「嚮服役於東海，夫  
人塵心偶動，與妹偕逃來此，得遂良會，不意郎質柔  
脆，遂至委頓。兒聞願先生言，度非藥石可爲，密回心  
處採藥修煉，七七日丹方成，爲同輩如忌者舉發，賴  
夫人仁慈，付所部鞠問，以魅人有罪無乖從一之議。  
特予寬典，戒飭放歸。今後郎宜珍重，勿復縱欲，重我

罪自是生病旋愈瑤又囑其婚娶生曰既獲仙眷何  
堪復近塵緣瑤曰不然兒姊妹不能爲郎似續計勿  
悞也生遂聘富室女娶之合卺之夕瑤與紺帶在左  
右生爲別設一席款之衆無見者腹誹而已所居故  
岑樓次日午後生返樓視新婦則瑟縮在地痰涎流  
溢如染重疾二女在旁拊掌嬉笑生責之曰卿輩勸  
我娶固美意也今新人未廟見輒作惡劇酸風太厲  
何以堪此瑤曰兒輩侍君久未嘗敢稍肆今新人甫  
入門君來不起立露富家女驕態故爲君制之新婦

族如夢醒頗敦燕好年餘生子二女特愛憐之時以鮮素糲粝食之二果皆產北地非湖鄉所有益奇之無何生故貧自遇二女不復事生產重以完婚逋欠索者盈門窘甚無以爲生謀於二女瑤曰居叔質於汴君亦可往當得小康生遂馳裝行二女約三年爲期勿久戀揮涕而別生既抵汴有戚吳容照販瓷器於彼聘生掌出納頗得勤助力壬申之春逾三年矣吳不聽歸生躊躇無計瞥見瑤翩然至告以爽約故並詰緝何往瑤曰君之心跡兒固知之奈長日如年

叵耐殺人因與紺妹偕來行至清流關武廟前因妹道行尚淺爲周將軍逐回吾再三哀之始得達此生以告吳吳乃別置一室俾生與女居之吳之姪貢琛者侗儻士也歸自武陟聞其異盛服而往求一見顏色瑤私謂生曰兒受夫人誠飭不敢復以色示人郎其辭之生如教而貢琛稱之以嫂執禮甚恭謂仙容不可得見願以微物見賜久黜不去若鄉俗鬪房者然旒兒梁上墜一緇囊製作甚精中貯小箋一幅有字若詩句而字法甚異不可辨貢琛寶之次年吳遣

生歸未抵家之前夕其婦聞空中有人告曰郎君歸矣尚高卧不起乎婦悚然驚異凌晨方向家人述之而生已歎門矣歸裝小裕堪自給家居課子不復遠遊至今無恙其後瑞亦不時至嘗言與其妹復供役東海夫人三百年後當證仙果云

語曰諺有之貪花不死世間樂事無雙李生獨何脩而得此傳竒家演雷峯塔故事西湖志亦及之不可以常理度也惜碌碌凡夫三百年證果之言河清難俟願三百年後聞斯語者於林屋之陽具區之側訪

之果有二女仙蹤否耶

周太太

廉使程公家城東之得名橋有女適杭郡陳孝廉陳以漕舟游陞天津衛挈眷附漕艘之任途次有一婦附舟往天津探親年約四十餘丰神嫺雅衣履精潔有大家風範自稱姓周人遂呼爲周太太與程宜人晨夕盤桓甚相得願邀之食輒以病辭強之惟畧啖蔬果未嘗食烟火也性婉淑善雅謔宜人或盛怒遇周至輒解頤凡婢無不德之者艘偶停泊周必他往



俟久不返艘行居數日晨起周忽自其艙出自是人  
共疑之伺其出婢啟鍵視則牀帳依然行李外別無  
長物而雅潔特異於常無何周返意似不樂婢適汲  
水煮茶鎔無故中裂宜人箠之審鎔外實無點水眾  
知有異遂無敢窺周寢者時公子慶生在襁褓偶啼  
周抱之即嬉笑問攜果物啖公子公子非周不樂也  
抵津周復常詣衛廨問安若親串然越數年陳以疾  
終宜人扶櫬南下倏見周在鄰艘宜人邀之同舟歡  
若平生周乞相依爲終老計宜人以杭無舊業將欲

程而居而周蹤跡詭異慮不能安有難色周遂翩然  
去直入抵湖之前夕有山東健婦頰而黑者詣程氏  
云伊主偕宜人將至請賃室以居程以素昧平生不  
之許迨宜人抵程甫寒暄畢周忽嚴妝從屏後出宜  
人以相習久不之怪程氏則不能無疑也周恆自斂  
不輕見人居數月無他異有程君者宜人之兄子也  
倜儻好奇廉得其狀揚言曰此必狐也願一見而甘  
心焉是夕卧齋中若有人舉其榻迴旋一室傾側欲  
墮欲呼則噤不能聲晨起視之榻未嘗移尺寸程恚

甚嘗曰狐多魅男人吾附情種願與燕婉倘肯薦女  
弗懼也晚自外歸見衾內似有人卧撫之甚溫心以  
爲狐舉手入衾則糞穢盈握衾中皆人矢耳先是其  
族祀塘翁習太乙五雷正法能治妖符咒有奇驗程  
遭狐虐走訴之翁曰此狐未嘗魅人難以術制無已  
其禳之乎因設醮禮斗越三晝夜將成事賭周盛服  
詣壇下禮拜甚肅入與宜人留箋言別衆方傳視轉  
瞬已杳

語曰狐貞靜若此而舉止復可人意倘與余遇當奉

爲良友惟恐其去之速借程君以常狐遇之也雖然  
世無鍾期則流水高山知音誰是獨狐也乎哉

少夫人

郡城東門上有廟俗稱立竒太子其像乃美少年而  
大子之稱無考閱郡志載明正德間太守栗公諱和  
方莅湖值歲饑民待賑甚急而入奏待報非兩月不  
至其公子仗義慷慨任此役身負章疏馳驛詣闕則  
五晝夜而返民賴全活甚衆公子以勞傷死郡人肖  
像祀之乾隆壬辰年有某氏女年十四五丰神婉麗

觀劇城東過廟瞻視徘徊廡下歸忽作狂易疾向其  
母言我栗公子與汝女有宿緣將娶爲少夫人不汝  
辱也自是啼笑無時常若與人語蓬首垢面自詡靚  
粧衣不蔽體自誇炫飾防守稍懈輒望城東而奔稱  
公子與從迎我如是者半載其家百計禳之無效有  
感某素勇敢憐女子之遭魅也曰栗公子功在萬民  
廟食百載豈肯崇良人女子必鬼物憑像爲妖約鄰  
里人十餘持梃往共毀像改塑文曲鎮之女疾遂瘥  
或問公子作何狀女雙頰輒紅暈焉

潘桂源

潘桂源者佐聖宮道士精法術少時如廁書符神將  
倅至怒其褻以筆點頭頭潰人稱爲潘爛頭嘗聞天  
師至私與之戲江風迴旋天師船幾覆虞初新志及  
諸小說家多載之余更聞有里人延潘設醮甚虔羽  
流十餘人陳設華美諷經如鸞鳴書符若鳳舞潘則  
敝衣草履涕唾交頤瘡痂膿血斑駁淋漓且時作詼  
諧語不以醮事爲意咸厭棄之日午往謁天師像衆  
羽流衣錦衣貌甚恭鄙潘不與偕潘在壇所戲吸視

池墨水向東北噴之羽流在途忽遭驟雨著衣作墨  
色錦服皆汚悟爲潘所弄歸共訕之潘大笑曰衣既  
汚不如焚却遂取投熾炭中衆錯愕且悲潘從火中  
徐徐取出則黑色盡褪反增光艷其所服道袍極垢  
敝不澣濯一日他出徒代取衣浣之忽雲從衣起空  
際見神將數十躬身作謝狀而去潘歸忿然曰我數  
十年功行所積若以爲垢膩耶潘後尸解相傳潘有  
鍊符禱雨奇應歲久不知所在乾隆乙巳郡苦旱赤  
地數百里老吏於郡庫得符守令奉之禱於金井洞

獲甘澍焉

朱法師

上清宮提點朱君郡人也居仙音院焚修乾隆乙巳  
歸里省墓年七旬餘神采清朗道氣盎然時歲旱守  
令延朱禱雨朱敬謝不敏然重違長官意曰姑盡吾  
誠可乎乃設壇於天寧寺作法三晝夜無效觀者皆  
竊笑朱乃搏一雞手裂其頭以雞口就盂水者三時  
烈日方中忽片雲從東起須臾雨下土稍潤即開霽  
人始竒之朱語程岱菴曰晴雨在天水旱亦天數強



之且得罪特施小術以解嘲耳

白大郎

侯姓郡南富農女年及笄修潔自愛乾隆丁未春遣  
嫁有期偶遊蘇臺歸經峴山側有白衣少年隨之行  
女羞澀急歸抵家香汗沾洽告其母疑爲遊春惡少  
所尾姑置之入夜女進房則少年儼然在焉女大驚  
斥其孟浪少年曰我前村白大郎與卿有夙緣遂得  
邂逅孟浪之罪有甚於相追者何相拒之甚隨近身  
伸手爲女解衣襦相偎倚女遂迷罔其家人無所見

也居二日女不飲不食常若與人言惡人窺視恒掩其門其母從窗隙闚之果有白衣少年抱女媵狎破扉掩執寂無所見惟女殭卧在床喃喃作孽語顏色憔悴療治無效而婚期已迫延巫者作法禳之巫入門安法像念經咒之次女即寂然日午巫持劍噴水布所謂天羅地網者女在室忽啞然笑曰吾以爲真有道法乃此等伎倆嚇鬼且不怕能捉我白大郎耶巫方伏地念念有詞女忽披髮疾趨至壇前跨巫者之背褫袴而溺其頸衆惶遽失次不能救溺已女即

仆家人扶掖還內。嗚然不知巫踉蹌。逝去壻家。問之。  
倩媒來曰。此怪道法。既不能制。不如延高僧。性空者。  
禮懺善遣之。或有驗。媒方在堂前。絮語女在室。忽自  
言曰。有道高僧。我亦敬之。性空五戒。不持與其徒。無  
所不爲。被施主陸姓。照見何爲高僧。每日吃鷄子。至  
人家拋花鉢。唱崑曲。是其所長。經懺大半作吳音。我  
且厭聽。佛必掩耳。速宜請來。我正思溺其頂。衆皆咋  
舌。事遂已。自是翻盆破篋。衣飾無貴賤。遭損食物。常  
失去百端。被擾女或以婉辭哀之。則少戢。其母爲可

以情動則曰若果爲仙必能致財寶今但損我什器  
竊我食物特小妖耳女無言其母還卧內見朱提粲  
然在床喜甚燭之則脩奩之錫錠也女在床吃吃而  
笑其家將遣人赴龍虎山延法師並議改婚期矣偶  
有獵者投宿其家獵犬隨之甫入門犬奮迅入女室  
吱然一聲銜一鼯鼠而出其大如狸則已斃矣女病  
遂瘥適女作嫁衣銀鼠先遭殘損即以鼯鼠皮足之  
如期出閣無他異

語曰此女余少時習見之憶其初歸寧日以鄰誼過

余家猶服龜鼠水紅襖山落精神信別樣風流也不  
數年余歸自西江則綠樹成陰無復曩時丰度爲之  
憮然